



马伯庸：我最熟悉小人物的生活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丹萍

“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对东晋诗人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很多人并不陌生。正是因为这部作品，“桃花源”也被后人当作“理想生活”的代名词。

然而，如果桃花源的安逸只是假象呢？文末寻找桃花源未果的南阳刘子骥，真的没有找到准确地点吗？

日前，作家马伯庸新作《桃花源没事儿》由中南博集天卷出版发行。这部小说以桃花源为背景，展开无限想象。近日，马伯庸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专访，讲述他对创作的思考和感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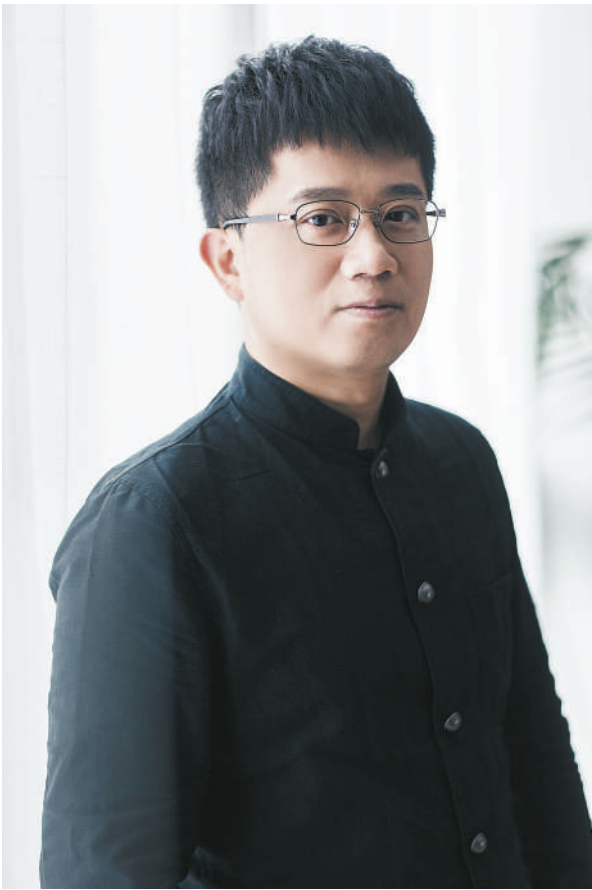
在这里，桃花源的居民不只有人类，更有妖怪，由俗务道人负责处理居民之间的生活纠纷。刘子骥不仅找到了桃花源，即便去世后，也依旧用残留之力保护着这里的平安。

作为一部架空的、充满奇幻色彩的作品，《桃花源没事儿》的故事围绕小道士玄穹在桃花源的工作展开。他是这里的俗务道人，这项活儿少活儿又多，白天忙着解决妖怪们的鸡毛蒜皮，夜里还要处理琐碎的道门文书。偏偏他发现刘子骥留给后世的警告，还赶上桃花源的一场绝大危机，自己成了最适合的“背锅侠”……

《桃花源没事儿》的故事萌生于2013年，片儿警老刘给马伯庸讲的一个段子。“附近有个小饭馆，消防通道总是堆放杂物，怎么教育都不改。后来有个道长路过，说你这风水不对，挡了财运，老板连夜就给清干净了。”故事逗得马伯庸哈哈大笑，他想，“如果有个道士管理居民区应该也挺有趣的”。

马伯庸有一个写作习惯：可能开20多个头，之后对哪个有兴趣就继续写。“有的写一段就放那儿了，有的每年都会燃起一阵兴趣写一写。”《桃花源没事儿》的故事属于后者。不当一个紧迫的任务，断断续续，一晃十几年，《桃花源没事儿》在2024年诞生了。

“比起我其他的历史题材作品，这本书没那么沉重，就是个小品级的东西。不过因为它的创作时间实在太长了，以至于有意无意中，也保留了我这10多年来心境变化的痕迹。”马伯庸在后记中写道，里面有些桥段，仍属于那个沉迷动漫、热衷游戏的年轻小伙子，飞扬而轻浮；有些桥段，却是中年人才会留意的现实，



▲《桃花源没事儿》书封。

出版社供图

▲马伯庸。

出版社供图

稳重而疲惫。“我没有刻意修掉，让它保持着这种斑驳的风貌，就当是留住了我的人生年轮。希望读者朋友们也能在这部小文中，看到自己的年轮。”

故事中的玄穹是天生穷命，只要一捞横财，必有天雷劈下，但同时具有“明真破妄”的命格，能够不受幻术迷惑，看透事物本质。

马伯庸身边就有这样的朋友：路上捡了钱，没多久就会摔坏，要去医院看病；收到奖金，家里正好有东西坏了。“他身上的这种平衡感特别好，横财总是会被意外所打断。”马伯庸发现，正因如此，这个朋友变得非常理性，看待事情也更为通透。

从朋友身边取得灵感，是马伯庸在写作中经常用到的方法。“想要写出烟火气，写出亲切感，最重要的是你能不能让人觉得，这些人就生活在我们身边。”创作一个人物，马伯庸现在主

要考虑的是“他是不是我的熟人”。小说人物的很多小动作、小心思、小习惯，都来自他对身边朋友的观察。

不只人物，“熟悉感”贯穿于马伯庸创作的方方面面。

《桃花源没事儿》将故事发生地放在桃花源，这个因陶渊明所著的《桃花源记》而闻名的地点，在马伯庸看来，特别适合做成舞台。“桃花源既是读者熟悉的，和现实世界有所连接，同时它又是一个独立的秘境，我在里面的发挥空间很大。”而作为一个架空玄幻类故事，如果发生在现实地点，需要进行考据，放在桃花源写作则相对轻松。

“执念”和“幻想”，是故事中的关键词。小说中的青丘幻术、镜湖等，将内心执念幻化成影，让人产生幻觉；而玄穹遭遇“遇财呈劫”的命格、西海三太子散休用自暴自弃对抗父权、明

净观主云洞真人用“无为”掩饰丧徒之痛等，也都是自己的执念在与现实对抗。

马伯庸觉得，执念是人类的本性，人有执念，就会有幻想。比如，当一个人有消费的执念，会幻想发财；如果有喜欢的人，会想象对方跟自己谈恋爱。这种对于人性本身的表达，如果在玄幻世界里用一些妖怪的特征或法术，把它具象化，读者可能会看得更熟悉。

从《长安的荔枝》中的李善德到《桃花源没事儿》中的玄穹，马伯庸的作品经常聚焦小人物，他们以小博大，以弱胜强，为心中所求不断努力。“我自己就是小人物，我最熟悉的就是小人物的生活。如果让我去写帝王将相、王公贵族，我不知道他们的生活什么样，也写不出来。”

网上有一个段子，穷作者描述富人的生活：“霸道总裁走进时装店说，你把衣服给我‘又’下来。”马伯庸怕自己也会犯这种错误，索性就写他所熟悉的生活。

每天7点半，送完孩子上学，马伯庸便会来到工作室，开启写作的一天，从8点开始写到17点结束。他觉得写作一定是让自己保持自律的状态，如此自己会对未来有明确的预期，“知道什么时间写，什么时间可以不写，这是很重要的”。

遇到创作瓶颈时，马伯庸会跑步、旅游、玩游戏。“灵感就像猫，你越是抓它，它跑得越远；当你不理它时，它一会儿自己就凑过来了。”有了灵感，马伯庸要么录一段微信语音，要么在记事本或电脑上记录。日积月累之下，故事也越来越多。

平时，马伯庸还很喜欢看纪录片。《桃花源没事儿》中，一般人和妖怪听不到蝙蝠化身的“老果”发的声波，然而当他做卧底，用声波发暗号时，却被飞蛾识别了出来。这一声波的知识便是马伯庸看纪录片学到的。“我看文学作品时，总是忍不住去分析，一分析就没办法欣赏。”因此，他会尽量去看一些相对理性、客观的内容。在这种情况下，纪录片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也是启发灵感的有效途径。

在马伯庸看来，写作没有什么技巧可言，就是“多想想多写”。“这是一个很吃时间的事情，你在练习上花了多少时间，是能够看得出来的。”马伯庸身边很多朋友在年轻时写作，当时写得很好，但是中间放弃了。过了10多年，当他们想重新把这件事捡起来，下笔一写，发现非常生涩，“这就是因为他们已经很久没有训练了”。

“我们在阅读时，可以多想想，分析喜欢的文字精妙之处在哪里，而后自己试着写一写。”马伯庸说，不停地写，写得多了，你的文字慢慢地越来越成熟，越来越流畅。

永续发展。

作者还以这个理念分析了中国历史上盛衰之世的内外文化原因：凡是自觉遵循“中和位育，安所遂生”理念的朝代就辉煌灿烂，凡是违背这个洞见原则的就低落发展。

历史文化哲学现代化研究范式的魅力

本书从中国式现代化成因入手，把古今中外的各种思想家、科学家、史学家、艺术家等关于世界现代化以来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种种预测、思考、判断、论述都非常详细地作了系统的介绍和评述，尽可能多地介绍了各种学派、各个年龄段的学者的现代化观点，且作了比较客观公正的概论。

这样的写作方法使得全书视野极其开阔通透，能够把不同学科、年龄观点不尽相同的学者、思想家、政治家的相关认识全面展示给读者，不仅可以使人极大地获得信息，而且使人在阅读中产生巨大的思想碰撞。这些名家生活的时代和从事的专业研究领域、知识结构都存在一定的差异，但他们都承担起了阐述中国式现代化问题开宗立派的任务。这个内容也充分展示了历史文化哲学现代化研究范式的巨大魅力和勃勃生机！

沈湘平教授撰写的这本《中国式现代化的传统文化根基》以丰富的知识、敏锐的眼光、宽阔的视野，以尊重历史、尊重现实、满怀未来希望的态度，运用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的曲折和丰满过程，取得了重要的学术成就，是一本优秀历史文化哲学著作、中国现代化思想史论著。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共党史研究中心主任）

历史文化哲学与超现代化范式研究

——论《中国式现代化的传统文化根基》的综合创新

□ 程美东

超越中西对立的现代化研究范式

“现代化”这一术语虽然在20世纪20年代才在中国的思想文化界出现，其基本的价值取向和实践取向（科学至上的价值观和重视机械工业化的产业发展）却在鸦片战争之后就已经逐渐蔓延。在很长的时间内，人们对于现代化的认识、分析、研究长期总体上持有中西对立的取向。也就是从中西文明对立的角度来审视中国现代化的理论建构和实践探索。

本书对于上述各种观点都有详略不一的论述，但是没有对哪一种观点照单全收，而是在客观介绍和评述的基础上，落脚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论点上。作者在这方面有系统明确的理性认知，认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本质规定；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须吸收借鉴世界先进文明成果；自觉将中华民族文明建设成为人类公共文明……这些结论充分

表明作者的认识分析中国式现代化的范式已经超越了那些中西二元对立的现代化范式，所以，我将其称为超现代化研究范式。

这个范式与张岱年先生所提倡的“文化综合创新”论是一致的，但张先生提出此论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还处于跑步阶段，中国式现代化还没有实现从高速奔驰到腾空起飞的飞跃。而作者恭逢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突飞猛进的过程，使得他多了一份实践自信。

解答中国式现代化之间

本书的一个核心观点就是把“中和位育，安所遂生”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核心理念，来认真系统严密地阐释中国式现代化之间——有没有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何以存在？全书以近一半的篇幅以“中和位育，安所遂生”为中心来对中国式现代化之间作了深刻、全面的历史文化分析和阐述，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解答。

作者以严谨的科学精神认真考析了“中和位育，安所遂生”的核心要义。

首先，“遂生”是目的。“万物本乎天”，而“天地之大德曰生”，为万物和人类提供生生不息的环境，让各类生命各得其所。当然，生命的欲望不仅在于“生”，而且在于在生存（being）基础上追求好好地生存（well being）。

其次，“安所”是“遂生”的物质前提。何以“遂生”？“与天地合其德”的结论就是安其所、守其位。对于整个人类而言，在终极的意义上，只有安于天地设置的所、守住天地赋予的位，才能生存发展。对于执政者而言，“守位”成为治国之首要，而其合法性又来自于是否能让百姓有所可安、有位可守，能否安所遂生。

最后，“中和位育”是实现“安所遂生”的文明基础。它解决的是人在宇宙间如何以最道德、文明的方式，来选择通过发挥主观能动性而建构最能保护每个人利益和最适合每个人天性发挥的社会机制。基于以上的分析，作者认为，“中和位育、安所遂生”的理念是基于生命的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的统一，体现了中国特色的宇宙观、发展观、人本观，强调以人为中心的整体系统、自然协调、相互成就、中正和谐、适宜人的

《海洋文化十八讲》：叩开海洋探索新门扉

□ 苏纪兰

在浩瀚无垠的宇宙中，蓝色星球——地球，宛如一颗璀璨夺目的宝石。而构成这蓝色星球的主体，便是那覆盖了近71%的地球表面，神秘莫测、壮阔无垠的海洋。海洋不仅塑造了地球独特的自然景观，更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历史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它蕴含着丰富的资源，孕育着多样的生命，承载着古今人类探索未知的梦想和追求。

厦门大学戴民汉院士主持编写的《海洋文化十八讲》，便是一把开启海洋奥秘之门的钥匙，引领我们深入探寻海洋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感受它对人类社会的深远影响。

《海洋文化十八讲》共分为五个篇章，涵盖海洋的自然特性、海洋与人类文明的形成、海洋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地位、海洋与当代人类社会的联系以及海洋治理等多个方面。

本书从“海从何处来”这一根本问题出发，回溯地球历史上海洋的起源与演变，揭开了海洋形成过程的神秘面纱。从地球诞生之初的“岩浆海

洋”，到如今波涛汹涌的蔚蓝世界，海洋经历了一系列“沧海桑田”的变迁。海洋学研究的对象，从微观的海水成分，到宏观的海浪、潮汐、洋流等现象，还有声、光、电磁等的传播和消衰，都蕴含着自然的奥秘。此外，海洋还对全球气候起到重要的调节作用，海洋的热、碳容量和活跃的海—气相互作用对全球气候系统产生深远影响，这些也都是海洋学研究的前沿领域。

海洋是生命的摇篮，它为生命的诞生与进化提供了条件。近40亿年来，海洋陆续见证了单细胞生物、真核生物、多细胞生物出现等演化里程碑以及动植物体型增长、结构复杂化、种属多样化等过程。随着时间的推进，一些海洋生物先后登上陆地，其中就有人类等陆地脊椎动物的祖先。

近10万年以来，现代人类陆续扩散至全球，在世界各地创造了群星璀璨的文明。海洋在农业起源、文明起源的过程中扮演了轻重不一的角色。海边的古人类遗迹，见证了人类与海洋的最初接触，文明的种子在海洋的滋养下茁壮成长。全球海洋商贸网络的形成，促进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与文化交流。

现如今，海洋与人类休戚与共，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海洋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它的连通性和开放性使得全球的人类社会成为一个命运相连的共同体。海洋为人类提供了许多重要资源与能源，而海洋运输支撑了全球经济的繁荣，亲海型旅游成为人类喜爱的观光休闲方式之一。海洋经济已成为全球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全球经济的可持续繁荣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和增长动力。

随着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等技术的飞速发展，包括海洋可再生能源在内的海洋资源得以更高效地被开发和利用，进一步为人类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劲动力。然而，海洋可持续发展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如海洋污染、过度捕捞和滨海湿地破坏等问题，为近海生态环境带来灾难性后果。

幸运的是，当前海洋经济已开始向可持续蓝色经济转型，加上蓝色金融的兴起和数字技术的赋能，将为海洋与人类社会的和谐共生开辟新的路径。同时，国际和区域涉海条约与制度的建立，主权争端和海洋划界的妥善处理，都维护着海洋的和平与稳定，为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开发与



利用创造良好环境。

作为一本面向大学本科生的通识教材，《海洋文化十八讲》深入浅出地讲解了海洋学的基础知识，并融合历史、文化、经济、法律 and 现代科学知识，为学生打开了一扇全面了解海洋与人类社会关系的窗。

（作者系著名物理海洋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研究员）

阅读观

□ 王钟的

严肃文学如何界定抄袭？如何看待那些原创“纯度”不高的作品？围绕这些问题，互联网上掀起了新一轮讨论。

事情源于博主“抒情的森林”发布的系列博文，从去年开始，他在个人账号上陆续发布对比图，涉及丁颜、徐衍、焦典等多位青年作家。人们发现，这些近年来在文坛崭露头角的新人作品中，部分语言、情节、修辞意象与国内外经典作品存在高度相似之处。

尽管“抒情的森林”小心翼翼地使用了“异曲同工之妙”等表述来规避风险，但在许多人看来，这已然是一场关于抄袭与否的指控。很快，不仅这些被指抄袭的青年作家，其作品刊发的刊物、出版机构，乃至其获奖作品的评选机构，都被卷入这场文坛风波。

在舆论的关注下，涉及的文学大刊纷纷表态。《人民文学》杂志在读者恳谈会上表示，“将加大对来稿查重力度”“原创性是文学生命力的根本所在”；《收获》杂志在官方账号直接回应“抒情的森林”，表示感谢他的督促，“我们呼吁更纯净的原创”；《花城》杂志则宣布将从新一期开始，启用查重软件，辅助内容把关。

如果在传统文化的观念里，抄袭主要是作者的道德品质问题，那么在现代知识产权概念的视角下，抄袭更主要的是法律问题。近年来，不少涉及文学作品抄袭的争议，都是在司法机关的介入下实现“一锤定音”。其中最知名的当属80后作家代表人物郭敬明抄袭案，北京市高院最终认定，郭敬明所著《梦里花落知多少》对庄羽的《圈里圈外》整体上构成抄袭。

司法机关所认定的抄袭，固然具备法律视角下一丝不苟的清晰性和权威性，体现了对著作权人权益的保护。但是，从文学伦理的角度看，仅仅通过法律裁量抄袭，也存在不容忽视的局限——法律保护的是权利，而文学强调的是创造。

具体而言，此次“抒情的森林”提出的诸多指控，不太可能进入司法程序。如果被抄袭的作品是世界名著，作者已经去世好多年了，作品版权早就过了保护期，就不太可能有人追究责任。而且，法律认定抄袭，往往需要权利人以“调色盘”进行全文对比，而此次被指“异曲同工”的作品，多为部分段落的相似，未必能满足法律上的举证要求。

因此，这场文坛风波中也不乏为被指控作家辩护的声音。有人认为，文学上的“借鉴”并不少见，贸然给年轻作家扣上“抄袭”的帽子过于严苛。也有人提出，如果一个作家深爱另一个作家的作品并熟读于心，写作时就会不自觉地化用其语言与思维，这种“站在巨人肩膀上”的模仿，应与道德层面的剽窃相区别。一位被指控的青年作家也辩解道：“如果一致就一定是抄袭，那对大地上所有相似的解读都是在互相抄袭。”

这些说法并非毫无依据。中国文学史上，不乏名家借鉴的案例。《庄子·逍遥游》里有“持扶摇而上者九万里”的名句，李白的《上李邕》将其化用为“扶摇直上九万里”；王勃《滕王阁序》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素称千古绝唱，不过，更早时候，南北朝时文学家庾信的《三月三日华林园马射赋》中就有了“落花与芝盖同飞，杨柳共春旗一色”的句旬。

如果较真的话，上述后世名篇与前世杰作的“重复率”，恐怕结果并不乐观。相比如今一些作家尽可能减少“借鉴”痕迹的做法，古人的文学化用几乎不加掩饰，由于诗歌篇幅更短，“借鉴”也更加明显。难道我们只能得出“天下文章一大抄”的结论？

现代人评价文学作品的原创性，不能照搬传统理念。从创作初衷看，现代文学作品兼具文化产品属性，职业作家写作时会考量出版标准，甚至提前规划影视改编等事宜，这与古人“歌以咏志”的即兴创作有着天壤之别；从读者期待而言，当前主流阅读群体对文学独创性的要求更高，对“洗稿”“融梗”等现象天然排斥。此次讨论中，有一位出版社的编辑就提出，“抄袭和借鉴的区别不仅是相似度的多少，还在于作者将这个行为公开讲述的时间是在发表之前还是被发现之后。”诸多对经典作品的化用、借鉴之所以被读者接受，是因为各方都默认这种借鉴是光明磊落的；可若作者将模仿的内容“藏”在作品角落里，就难免让人质疑其创作态度的真诚性。

尤其在生成式人工智能不断迭代、AI写作几乎“零门槛”的当下，文学创作要坚守价值，就必须确立过硬标准。尽管近年来舆论场不时出现“文学衰微”的讨论，但从从事文学创作的群体依然庞大，不少作者默默耕耘多年仍未获得出版机会。以更严格的标准审视文学出版物，不仅有助于呵护文学原创精神，对推动作家群体的新陈代谢也具有重要意义。

如今，多家文学名刊正面回应网友关切，无疑是个好开端。人们更期待，随着讨论不断深入，文学界能进一步明确新创作条件下的原创标准，让经得起检验的优秀作品与文学新人脱颖而出，让原创性存在瑕疵的作品得到必要处置，更要确保剽窃、抄袭的不正之风被隔绝于文学殿堂之外。

抄袭还是借鉴？读者感受应该被倾听